

# 下一站，幕啟

文 | 詹傑 影視暨舞台劇編劇 圖 | 創作社劇團

**那通電話延續了我劇本寫作者生涯，邁入第十年，完成了我第十五個劇場作品，我還在這裡繼續寫著。獲獎，最立即的獲益，是終於有一個平台可以讓你自己的劇本被看見。**

2011年某個秋日，我記得暖陽正好，我站在北部某偏鄉國小的操場上，氣極敗壞地敦促著那些其實並不怕我的小學生趕緊打掃，頂著平頭、身上穿著矬矬替代役制服，正過著我稍嫌年紀大了點的當兵生活，尚不知道退伍以後要幹啥。忽然，手機就響了。身旁此起彼落的小朋友尖聲興奮叫著（他們總以為是有女生打來），我偏著頭，聽聞電話那頭的訊息告訴我，我的舞台劇本作品《逆旅》得到當年的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金典獎。

我記不清當時自己的情緒反應。然而那通電話，的確延續了我劇本寫作者生涯，直到今年我32歲，邁入第10年，完成了我第15個劇場作品，我還在這裡繼續寫著。

## 從炎夏之都到淡水小鎮

就讀成大中文系的年少時代，歲月靜好，我們慣常騎腳踏車去到臺灣文學館吹免費冷氣。畢業後我逃避著當學者、老師、公務員，這些大部分同學選擇的出路，一個人獨自去到了臺北藝術大學，窩在山頭三年過去，開始要面對我自己的畢業劇本作品。每個北藝大劇本創作研究所的畢業生，最後都

需要提出一個自己的長篇劇本，那幾乎是你這三年的積累呈現，像是獨自把你推上了擂台，回頭問你，你究竟關心什麼，讓你願意耗去大把光陰執筆寫下。

賃居在淡水一棟簡陋房子，我從一部公共電視紀錄片，偶然接觸到了謝雪紅這個女性政治人物。鎮日無人相問，白天我緩慢展讀著她的自傳、相關歷史文獻，晚上我沿著淡水河走路，並不悠閒地覺得一籌莫展和未來毫無出路，就這樣花了一年的時間讀書寫字，完成了這個劇本。劇本《逆旅》故事，含括了三代女人的自我追尋，從謝雪紅生平出發，一個身處白色恐怖時代的女人書寫關於謝雪紅的自傳，以及現下一個女演員尋找自己從小缺席的母親。三個時代的故事線彼此穿插，叩問著同樣問題——我是誰，我要往哪裡去？

這幾乎是當時我切身相關的自我提問。畢業、口考、獲得學位，許多劇本創作者的寫作生涯往往在畢業後戛然而止，開始要面對進入社會歷練的現實壓力，而畢業劇本往往也是此生最後一個作品，少有被搬演可能。完成《逆旅》後，我好像完成了一個重大心願，對這個觸及政治議題與歷史題材的

故事，同樣不覺得有劇團願意涉險製作，等老來翻開陳舊發黃的紙本時，我該心裡滿是懷念。唯一的小小冒險，是我將這劇本投到了當時少見的台灣文學獎劇本獎項，半年後，我重新又回到了炎夏之都臺南，站在台上拿到了獎座。然而，這場關於《逆旅》劇本的實踐旅程，才剛要開始。

### 拿著劇本，進入排練場

除了獎金，獲獎最立即而直接的獲益，是終於有一個平台可以讓你自己的劇本被看見。除了得到來自評審的見解和修改意見外，經由線上劇本的下載分享，劇團和導演們可以透過閱讀來認識你這個創作者。當時經由評審周慧玲老師的引薦，國內專門製作原創劇本的創作社劇團注意到這作品，製作人李慧娜小姐勇敢承接這個不太具有市場性的劇本，正式投入排練和搬演進程。

首次製作面會，我走進排練室，看見導演徐堰鈴，以及謝瓊煖、呂曼茵、張詩盈、雷煦光、李明哲，這些劇場圈資深且精彩的演員，心裡萬分緊張。然而，舞台劇本純粹作為一個閱讀性的文學作品，到實際投入搬演，還有太多需要打磨和淬煉的工序。劇作將被不同的設計與創作者們檢視，來自音樂、舞台、服裝、燈光，乃至更重要的導演演員現場排練，從一個平面的紙本故事，手工藝般，拉出一個立體且具有景深的舞台幻象世界。我很慶幸我參與了幾乎每一次的排練，這成為我日後熟成劇本的固定工作模式。離開書桌和電腦螢幕，面對面接來自他人的探問、討論，甚至是質疑，某些時刻的確是壓力爆表！但在那些彼此來回、推翻改寫的過程中，創作者有機會一次又一次檢視故事核心所在。當演員和導演從不同角度重新尋找人物時，你可以感覺到每個人的各自經歷，都替這些角色重



《逆旅》劇照

新注入了生命感。尤其感謝同時身兼厲害演員的導演堰鈴，她以精采的舞台詩意意象和細膩潛台詞探尋，帶領我們整個團隊找到最適切航行方向。而身為編劇，參與排練我也持續提供協助，從劇作故事構成、相關歷史資料回顧，更重要的，我可以藉由相處去感受每個演員的語感和表演特質，適度回頭調整角色說話方式，讓整個排練成為一個持續成長的有機循環。

舞台劇《逆旅》，先後於2012年、2013年，在桃園中央大學「第一屆破殼藝術節」，以及臺北水源劇場演出，與來自約莫一千五百名觀眾面對面。每一場演出，我都坐在不同位置感覺觀眾的情

緒起伏和反應，除了預期之中與預料之外的收穫外，最讓我感到訝異的是對於這樣觸及政治題材的故事，觀眾的反饋和共鳴是巨大的。走出劇場時，觀眾不僅僅認識了這個他們全然感到陌生的女性角色謝雪紅，他們同樣在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我是誰，我要往哪裡去？三個女人在不同時代給出的思索，同樣交到了觀眾手中，讓他們在劇場之外能夠持續發酵。

獲得台灣文學獎，對我來說最大的禮物，是讓我得以走完了這一大遭的創作旅途。儘管投入的時間成本巨大，但讓我得以自各個環節去思考編劇在劇場裡的位置和工作。從純粹文本編寫，到擁有實際搬演歷練，這可能是當代的劇場編劇最需要擁有的練習，讓自己能夠持續打開視野，投入未知、培養溝通對話能力，同時和一群創作夥伴攜手探索，而非侷限於自我腦袋，最終生產出只能閱讀的案頭劇本。

### 在臺灣，作為一個劇場編劇

近幾年來，國內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劇本獎項設立，雖然不見得每個獲獎作品都有機會被送上舞台搬演實踐，但的確提供了新生代劇本創作者一個發聲平台。可是獲獎僅僅只是起點，舞台劇本的完成與再詮釋，仍舊需要一整個團隊的投入與努力，同時面對不同群體觀眾，獲得更多反饋與延伸討論。以我另一個獲得臺北文學獎劇本首獎作品《寄居》為例，2013年到2014年由狂想劇場三度搬演，從臺北牯嶺街小劇場、松菸文創園區多功能表演廳到北京77文化創意藝術園區，這個講述島嶼上退無可退的小夫妻終於連自己僅存的家居也崩毀了的作品，兩岸觀眾有著微妙的解讀差異，折射出彼此身處環境的感受。臺灣觀眾深感高房價被內心慾望吞

噬的小人物如此身不由己，大陸觀眾卻提出了幽微的政治隱喻反思，讓這個《寄居》故事有了更加開放的解讀空間。

從獲獎到搬演的完整體驗，開啟我多年來持續參與劇場編創工作，可是作為一個職業，劇場編劇誠然無法溫飽自己，必須尋求其他收入來支持生活，這樣的狀況同樣也反映在劇場裡頭的不同創作崗位上。雖然光靠熱情不足以生活，但在我跨足影視編劇、電視製作、報導記者等不同領域工作後，回頭檢視，劇場依舊擁有獨特魅力，每次幕啟，都在尋求著觀眾的想像力投入，和台上活生生的演員產生深刻連結。波蘭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1933 - 1999）曾說，劇場是人與人相遇的地方。在這資訊快速流動，人與人羈絆薄弱的科技時代，一群人對著另一群人說故事，共同思考與探問劇作核心，真是一次極其奢靡的創作實踐。

我無法回答怎樣可以有更多的舞台劇編劇投入創作行列，但諸如台灣文學獎劇本獎項的設立和鼓勵搬演機制，卻像是夜裡的微弱燈火，照亮了一小條不知通往何處的小徑。期許我們都能安然走過，踏上旅途，持續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戲劇風景。✎



《逆旅》舞台劇場景